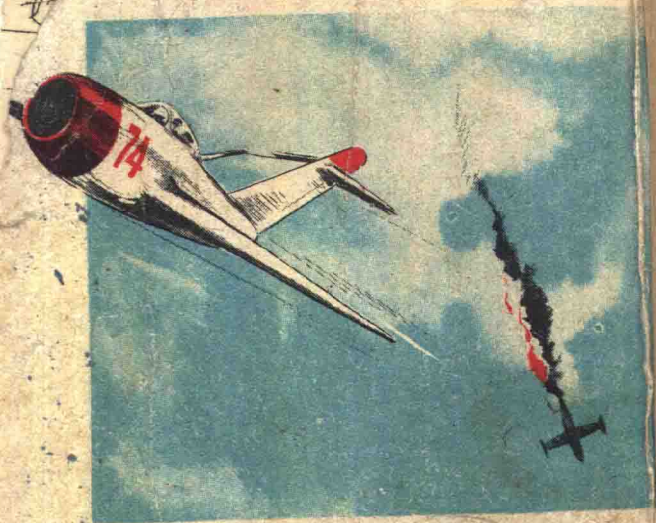




魏 巍 白 艾 等 著

長 空 怒 風

青 年 出 版 社

L57

長空怒風

魏巍、白艾等著
張敦仁插圖

青年出版社出版



長 空 怒 風

著 者：魏 巍、白 艾 等

編 者：中 國 青 年 社

出版者：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八面槽甘雨胡同甲二三號

總經售：新 華 書 店

印刷者：青 年 印 刷 廠



1952年11月初版

定 價 1,600 元

1——100,000(京)

編者的話

中國人民志願軍空軍部隊，在打擊美國侵略者的鬥爭中，表現了無比的英雄氣概，深受祖國人民和廣大青年們的敬愛。「長空怒風」和「歸來」兩短篇小說（先後刊載於「解放軍文藝」六月號與五月號），及時地反映了志願軍空軍部隊的英勇事蹟和高貴的品質。因此，這兩篇小說——尤其是「長空怒風」受到廣大讀者的普遍歡迎。

正由於小說受到廣大讀者的重視，所以有若干讀者對「長空怒風」提出了一些意見。作者已根據大家的意見作了一次修改。這裏用的是修正稿（刊載於「中國青年」一九五二年十三號）。如果讀者們還有意見希望繼續提給我們，以便轉交作者研究參考，必要時再作修改，期使這兩篇創作能成爲更加完整的作品。

目 錄

一	長空怒風	魏巍、白艾
二	歸來	夏 季 良 云

長空怒風

魏巍、白艾
張敦仁插圖

你愛毛澤東，就要保持隊形

——錄空軍中的一句格言

一

飛行員牟永剛同志的房子裏，有一件很惹人注意的東西：就是他牀頭牆壁上掛的一把馬刀。這把馬刀，有三尺來長，沙魚皮的刀鞘，已經破舊了；可是刀把上却垂着尺把來長的兩條綫子，紅得照眼，風一吹進來，就微微擺動。這把刀的主人——牟永剛，據說隔個三天五日，就抽出來擦它一回。見過的人講，那真是一把好刀，明光閃閃，簡直像抽出來一條水銀。

可是，他為什麼還要把這把馬刀掛在這裏？

有人說，這是他哥哥跟日本人拚刺刀的時候，繳過來贈給他的。恐怕也很難說這是主要的原因。主要的還是他愛它，拿着它征戰過；或者說，爲了紀念他現在還忘不掉的騎兵生活。

人講，他從小就是一個倔強的傢伙。八九歲的時候，有一次他家裏的鍋被地主搗走，他的小臉，氣得紫茄子似的，提着一隻鞋子在後邊追着，罵着，地主踢了他兩個筋斗；當天晚上，地主的家裏就着了火。他看着火，拍着手笑。入伍不久，他就成爲一個勇敢慍悍的騎兵。年紀小，勇敢，就逗人

愛，團長發給他一匹最烈性的棗紅驕馬。這馬，長長的鬃毛披散着，跑起來，四隻蹄子像不沾地似的。馬到了他手裏，也像是找到了自己的主人，奔馳得更加得意與驕傲起來，不管前面有多少馬，它也要風一樣捲過去。騎兵團的戰士們看了又羨慕，又嫉妒。

有一次，要去奔襲敵人的一支騎兵，並且要消滅裏面的一個騎黃馬的、最兇悍的地主還鄉團的團長。衝鋒號一響，牟永剛和他的馬，就像是被火燒着了一樣，舞着他的馬刀，一展眼，就離開隊伍，撲到敵人的馬羣中了。有一個敵人剛爬上馬背，就被他一刀砍在馬下。另一個敵人舉起的馬刀剛要落下來，他用刀一迎，把敵人的馬刀格飛了一丈多遠。可是，他並沒有發現那匹黃馬。這時敵人的十多匹黑馬，已經把他圍在中心，但却不敢接近他。忽然，他身後有一匹黃馬一閃，他一扭頭，一個胖胖的傢伙，正舉着一把馬刀向他狠命的劈來，他咬了咬牙，上去攔住那人的手腕，奪過刀來，又狠狠地插到那人的肚子上，然後又照着黃馬的屁股上戳了一刀，黃馬暴跳起來撞翻了好幾匹馬，歇着插着刀子的主人奔走了。等到乘馬衝鋒的大隊湧上來的時候，他已經劈死了四個敵人，從敵人的重圍裏躍了出來。當時舞在他手中的，就是這把馬刀，這把沙魚皮鞘，垂着紅繡子的馬刀。

以後，我們這位勇士，又被調去當了偵察兵。他的棗紅驕馬更走得無拘無束起來，他在功勞簿上的戰績，也就像架上葡萄一樣，的里多落地垂着。在某一方面來講，他差不多成了全團的一個尖子，雖然背後的評論也一天天地多了起來。直到他來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空軍的時候，他才和他的棗紅驕馬灑淚分別，揹着他這把再也捨不得離開的馬刀來了。

牟永剛在志願軍裏，有一個最要好的朋友，就是他的僚機楊德林。

人說，楊德林原也是一個騎兵，並且兩個人在一塊兒呆過。不過，楊德林的年紀比牟永剛大些，入黨也早些，個性也有些不同。如果牟永剛像一匹野馬，一團烈火，那麼，楊德林就是一條又寬又大的江水。從表面上看，楊德林人最平凡，話也不愛多講，你只能從他的一兩聲笑聲裏，聽出他是多麼的純良。他，長期的班、排長的生活，把他鍛鍊得像只是爲了別人才活在世上。爲了班裏有一個人感冒，他可以在深夜裏，走大半個村子，輕輕地叩開一家一家的門，向老大娘要一塊薑去熬薑湯。自入黨到現在，他微少的津貼費，沒有花過一文，煙也戒了，用紙把錢包着，在長途行軍裏，給這個病號買一個燒餅，給那個買一根麻花，他笑着看別人吃在嘴裏，才像完成了自己的責任。炕小人多，睡在炕下的必定是他，也好像只有在地下，他才睡得穩，睡得香。

我們軍隊裏有無數這樣的人，平常總是那股「粘呼」勁，討論會發言口吃，在生人面前說話臉紅，受了表揚像大姑娘那樣害羞。可是砲聲一響，就摸不清他是從那裏來的那種驚人的勇猛、沉着和剛毅，好像這一切，平常不知道藏在一個什麼神祕的荷包裏，只等砲聲一響才拿出來似的。我們的楊德林就是這樣。

有一次，總是偵察、警戒疏忽一類的原因吧，他們這個連遭到了敵人騎兵的奔襲。恰恰師長也在那裏，連長勸師長走，師長聽都不聽，他鎮定地站在那裏，就地組織抗擊。後來越發危急了，連長不由分說地把師長抱上馬去，然後就照着他那匹有名的白馬，狠狠地打了一槍把，才掩護着師長突圍走了。可是敵人大隊的騎兵緊緊地追着，還高聲叫着：「捉那匹白馬！」「捉那匹白馬！」這時候，德林從別的伙伴身上抽出一支駁殼槍，於是兩隻手提着兩支駁殼槍。一邊喊：「同志們快走啊！」

邊却命令兩個戰士和他一起跳下馬來，像釘子釘在那裏一樣，向敵人猛烈地射擊着。敵人連人帶馬，了一片，不得不下馬進行徒步戰。師長和連長他們慢慢望不見了，他槍裏的子彈只剩下了兩粒，馬也中了十多粒子彈倒下了。這時，敵人又一窩蜂似地乘馬猛衝過來。有一匹快馬幾乎是從他的身上撲了過去，那個敵人勒着馬嚼子，伸過手來驕傲地說：「繳槍吧！」這時，他最後的兩粒子彈響了，敵人從馬上倒下，一條腿還在鎧裏套着，他已經縱身上馬，把馬打得飛一般地追自己的部隊去了。他在一個山谷裏找到了連長和師長。他下了馬，別人才看見他的血把半個馬肚子都染紅了。他扶着馬頭向師長敬過禮，眼裏撲撲搭搭地掉下淚來。師長上去握住他的手說：「不要難過，同志，我知道你負了傷。……」「不是那個，」他抽抽噎噎地說，「是我沒有把那兩個戰士帶回來！……」「——這，就是楊德林！」

關於他們過去的事情，我們還是不要說得太多吧。總之，這一對英勇的騎兵，都撤下了他們最親愛的戰馬，駕上了最新式的噴氣式飛機，機志願援朝了。而且成爲一對最親密的朋友，提起他們的友情，真叫人羨慕。

到街上去，兩個人是並着肩膀；晚上睡覺，兩個人的牀是並着肩膀；到了天上，兩個人的飛機也幾乎是並着肩膀；跳舞啦，也在一起；當然我們不願把他們兩個的口味，勉強說的一樣。比如楊德林頂愛抽煙，半永剛却愛吃蘋果，吃起來，不削皮，一氣能吃四五個。假若您要有機會走過他們的窗前，您就會聽見：

「永剛同志！蘋果我給你收在抽屜裏了。」

友情，多麼好的友情！就是兩個人在黨的小組會上，彼此提意見也比別人直爽些。誰不羨慕他們的友情呵，大家也就不知不覺地舉起來了，使得整個大隊都充滿着融洽快樂的空氣。指揮員還特別表揚過他們，並且提到一定的高度上，強調在飛行員中間，特別是在長僚機之間要培養這種感情。指揮員甚至還說：「長僚機除了不能共一個愛人，什麼都是可以共同的。這種感情必須培養到這樣的程度：比如你的長機或者你的僚機肩膀上挨了一拳，你馬上就感到自己肩膀上疼痛，那才是長僚機的關係！假若你不懂得，等上天空去告訴你，那就遲了。」

其實，我們這位指揮員，不過站在空軍的角度上更加強調罷了。經歷過鬥爭的人，都會知道「戰鬥」同「友情」是多麼親密的一對姊妹。「同志」——這個神聖的字眼，它是包含着多麼豐富的可歌可泣的內容，不管在什麼崗位上，如果我們做到它的含意裏所指的東西，就是泰山也會被我們壓倒！可是，我們的這一對朋友，却因為下面一件事情，發生了一點小小的爭執。

請您試想，這一對朋友是那麼親密，又都是飽經戰鬥的英勇的騎兵；這個中隊的郭祥，雖然平時愛喳喳呼呼、大大列列的，鑑定表上却寫得明白，歷來是「一貫勇敢」；不錯，郭祥的僚機小高是學生出身，沒有經過戰鬥考驗，可是個很好的青年團員，渾身每個毛孔裏都散發着青春的熱情，決心書上寫着大大的字，本來更貼在自己的座艙裏，指揮員不允許，才貼在自己的牀頭上，而且還寫了很多的詩，如「快！飛上去吧」、「為朝鮮人民報仇」、「致祖國」、「我的燕兒為和平」等等。這樣的一個中隊，誰不說出國參戰一定是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呢，連整個大隊也都這麼暗暗議論。特別從中隊長牟永剛看來，這不過是當然的事情。就好像他一跨上棗紅驕馬，註定第一份的戰績必然是他的想

法一樣。可是呢，事實不然。經過了幾次戰鬥，其他的中隊都或先或後的打下了幾架敵機，牟永剛的中隊雖然參戰晚些，可是一架也沒有打下。開始，牟永剛還勉強鎮靜，心裏暗暗地說：「我不打就不打，一打就近近的，打個開花冒煙的給你們看看！」俱樂部裏，打下敵機的飛行員的像片也出現了，有人還給它圍上了紅綢子。別人圍攏上去看，他也跟着去看。別人談打落敵機的經驗，他心裏也很想聽，也在聽。可是，他慢慢沉不住氣了；飛機場上的廣播機，越來越多地傳着捷報，有時廣播員興奮得氣都喘不過來了；唱着歌的飛行員，從他窗口經過的也更多了；俱樂部的像片，一天天地多起來了。——這對牟永剛來說，並不是一件小事！

特別叫他氣惱的，是他們中隊最近一次的出動情形。

在出動之前，同志們的情緒，真好像火星掉到汽油裏一樣。頭天晚上，小高像唧唧喳喳的小麻雀似地，東屋串西屋去地採集經驗，筆桿刷刷直記。郭祥大大的步子走到牟永剛跟前，說：「中隊長，我跟你打個賭！」接着，他拍着胸脯子說：「這次我要不打下一架，你管我叫老笨驢！」對方還來不及答覆，就轉身又去跟碰到的人打賭去了。牟永剛自己也半夜沒睡着覺，後半夜剛一合眼，又讓一陣咯咯的笑聲驚醒了。點燈一看，楊德林睡得好好的，滿臉笑紋，笑得那麼得意，叫醒他一問，才囁嚅怔怔地說：「我剛才打下了一架，還是可——呢！」……

第二天一起飛，小高情不自禁，小聲哼起了他的青年團員之歌，什麼「親愛的媽媽，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」等等，牟永剛就喊：「誰在唱？空中紀律！」小高就不敢唱了。可是牟永剛自己呢，他駕駛的這架噴氣式，却老跟別人的不一樣，很有點像他以前的那匹棗紅驢馬。在整個大隊整齊的編隊

裏，不知不覺地就衝到人家的前面去了，或者，緊緊頂着前面飛機的尾巴。還要人家及時提醒，這才含着委屈似的慢一陣。一句話，他這架噴氣式老有點像他那匹棗紅驕馬。直到某地上空分批尋覓食物的時候，這架噴氣式走在自己中隊的最前頭，才好像舒展了些。

牟永剛的中隊，飛到清川江的上空了。牟永剛從耳機裏，聽到地面的指揮員喊：

「一號！一號！我是一〇一號，我是一〇一號，××空域，有二十四個強盜，快去算帳！快去算帳！」

牟永剛馬上答：「一〇一號！一〇一號！一號明白，一號明白。」

牟永剛把命令複誦給大家，然後向東飛去。接着又聽耳機裏叫：

「一號！一號！我是一〇一號，我是一〇一號，敵人高度五千，航向一四〇，離你們六十五公里，快去！」

「跟我來！」牟永剛喊。大家忙編緊隊形，向着指定的空域飛去。牟永剛的眼睛瞪得好大，一眨也不眨，向着這面又向着那面張望。

可是在這個指定的空域裏，並沒有發現敵人。馬上又聽到地面的指揮員叫：

「一號！一號！敵人就在你們的左下方，高度三千，快去！」

「向左轉，九十度，跟上！」牟永剛喊，並降低了高度，可是還是發現不了敵人。天空這樣廣闊，四外滿是棉花朵一般的白雲，就是生四隻眼也不够用呵。……從牟永剛的聲音裏，已經可以聽出來，他着急了，他問：「二號！二號！你看見了強盜沒有？」「沒有。」他又問小高：「四號！四

號！你看到了沒有？」只聽小高那年輕的聲音答道：「沒有呀！」郭祥不等問，就答：「娘的，藏到他娘的牛腿裏去啦！」按空中紀律一句閒話都不準講，可是郭祥還要打諢，氣得牟永剛真想罵他一頓。

只有到過天空的人，才知道什麼是天空，才知道它有多深多大。不錯，它一沒有森林，二沒有山脈，可是它有着各種各樣的奇雲，人見都沒有見過；天空，就是這些雲彩的家鄉，雲彩的世界！因此，就不像在地面攻擊一個山頭那樣一目了然，更不像我們的騎兵揮舞着馬刀面對着他的敵人。一個沒有經驗的飛行員，在天空找不到敵人不足為怪的。據有經驗的飛行員講，在天空搜索敵人的時候，眼睛必須鎮定地搜索完一個方向，再轉到第二個方向，可是急性的牟永剛，這面還沒看清又轉到那面，自然就不容易找見敵人。

正在他們搜尋的時候，又聽地面指揮員叫他們去迎擊另一批敵人，但同樣沒有找到。忽然，楊德林發現一批敵機向海上飛去，牟永剛正要命令攻擊的時候，大隊指揮員集合返航的命令來了。可以看出，牟永剛是用了多大的強制力，才留戀地、勉強地飛去集合。他們撲空了。着陸的時候，牟永剛的飛機，撲啦撲啦的，像帶着滿肚子的怨氣。

每當戰鬥歸來，飛機將要着陸，是飛機場上最動人的場景：這時候，指揮所的一些人員和所有的地勤人員，沿着停機綫站了好大一溜。他們的心情，有點類似打靶的人在等待報環的紅旗一樣，可是要比那強烈得多。指揮員嚴肅地守着喇叭筒，唯恐他的耳朵在不經意裏漏掉一個字，就是炸彈落到他的跟前，也不能夠驚動他。特別是，當電波送來緊張的廝殺聲，他像真的置身在驚心動魄的空戰中

間，臉上時憂時喜，像那變幻無常的天色一樣。標圖員雙目凝視着那些比芝麻還小的字，雷達員凝視着那些飄遊無定的閃閃的影子，他們不敢眨眼，他們唯恐有絲毫的疏忽，給自己的魔招來巨大的不幸。特別是那些機械員、軍械員們，在半夜刺骨的寒風中，把手探進冰涼的汽油裏，或者用手電筒去探尋着每一個螺絲釘，每一螺絲釘上都閃着他們對祖國、對朝鮮人民的赤紅的忠心呵！所有的這一切人們，他們的一切勞苦，都集中一件事上，就是打下那些喪心病狂的空中野獸們。所以，當飛機一要着陸，他們就擠過來了。他們總想比別人早一點兒知道他們「銀燕」的戰果，那怕僅僅是早知道半分鐘。當飛機還在空中，機械員就雙手向上抬着，好像母親從別人手裏要接過自己的嬰兒一樣。所有的人，這時也都竭力想憑一些經驗上的徵候，去判斷猜測。飛機剛一落地在跑道上滑行，他們就彎下腰去看砲口，看砲口是不是煙黑了，這是經過空戰的可靠的證據，雖然他們並不能看得清楚。他們就是這樣迎接着他們「銀燕」的歸來。

這天出動的飛機剛一落地，人們就擁了過來，把飛機圍在中間。牟永剛還沒有跳出座艙，就聽見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談論。這個說：「牟永剛這下還不擠下一架兩架的嗎？」那個說：「那還用問，少說也是一架。」牟永剛的臉，刷地紅到耳根。機械員跟他親熱地說了一句什麼，他也沒聽見，擠出人羣，走到休息室裏去了。小高根本沒讓人注意，從人縫裏溜了出來，郭祥簡直衝動起來了，兩手一攤，一躁腳說：「別問了吧，還不够丟人的哩！」楊德林的臉色，也有些愁悶，但他還算平和地說：「這次，沒打下來。」飛行員差不多都有很高的自尊心，他決不會說「沒打下來」，而加上「這次」兩個字，他覺得他應該這樣。

牟永剛在休息室裏，雙手蒙着頭，聽見外面一片歡騰：

「我打下一架，你呢，你幾架？」

「我也是一架！」

「哈哈，真是好樣的！」

他越聽越聽不下去，飯也不吃，就走回宿舍，經過捷報欄下，頭都抬不起，他懊惱極了。

楊德林看見剛才下飛機的情形，他覺得一件什麼沉甸甸的東西，壓在自己的身上。他馬上向小高門，看見牟永剛用被子緊緊蒙着頭，睡在牀上。牀頭牆壁上的那把馬刀，也歪在地下。他怔住了。他沉思了一會，知道馬上勸也無用，又怕把牟永剛驚醒，就輕輕地把馬刀拾起，倒在牀上沉思起來。他看着手裏拿的馬刀，好像看見他的朋友掛着這把刀，騎着棗紅驢馬，雄赳赳，氣昂昂走在全團最前頭的形象。他感覺到，他的朋友原有的缺點，不但沒有克服，而是和他奮不顧身的英雄氣概，對人民的忠心一起交織地發展起來。它今天已經不是一個芽子而幾乎像一株小樹了。他慚愧自己對他幫助得不够。他嘆了一口氣，把那把馬刀放在桌上，又苦思着自己這個中隊今天沒有搜索到敵人的原因。又爬起身來找着自己的筆記本，和其他中隊的經驗對照着，竭力回想着前幾天的戰鬥，畫着圖。外面的風呼呼地吹着窗戶。不知什麼時候，他手拿着小本和紅藍鉛筆，在苦思裏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楊德林醒來的時候，已經遲了。他一看牟永剛不在屋裏，地上掉着一本紅皮的小本子，拾起一看，是牟永剛的一本隨身日記。前面幾頁上寫着：「再見吧，同志們！今天我真樂呀！」

（這裏打的是兩個又粗又大的驚歎號）我要往我早想去的那塊地方去了，我要去會會那些傢伙們去了，我的願望實現了。……」等等的字句，楊德林知道：這是他將到朝鮮來的時候寫的。接着又翻開最近的幾天，只見字迹歪七豎八粗率得驚人。上面寫着：

九月二十一日

有什麼可記？

九月二十二日

不值得記！

九月二十三日

牟永剛：

這個本子是上級發給飛行員的，是讓我們記打下敵機的數目的，請問你打下敵機了嗎？如果沒有，你就別不害羞地使用它吧！

楊德林急忙合上本子，穿好衣服，走出門去。他找了很久，才遠遠看見牟永剛一個人，正從一片小松樹林子裏走出來，又向另一片小樹林走去。他幾乎跑步式地向牟永剛走去。「牟永剛！他喊着，牟永剛轉過身來，他走到牟永剛的面前。

楊德林說：「你怎麼連飯都不吃啦？」

牟永剛回答：「我不想吃。」眼睛望着地下。

「永剛！」楊德林叫了一聲，「我知道你心裏着急，可爲什麼要那樣寫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在你的日記上。」

牟永剛不答。

這一對朋友，不知怎地變得不自自然起來。楊德林想進一步地安慰他，但他不能，他決心要批評他。楊德林指出他這種情緒，是表現了思想上的不健康，等等，還沒說上幾句，就見牟永剛抬起頭來，眼裏像要滾出淚珠，但他又用極大的強制壓了下去，聲音啞啞地說：

「你說的是我的思想？有什麼不健康？我喝了人民那麼多汽油，人民用金子疊起了我，難得我一個人大老粗看着三角幾何掉淚，我學成了，我爲的什麼？人家都打落了敵機，我呢？我呢？我牟永剛過去是什麼樣的人，今天是什麼樣的人？在人面前好像短了半截，……我懂得什麼是羞恥！我不能羞恥地活着！」

「可是，我提醒你，牟永剛同志！」楊德林說，「我們是爲人民活着，不是單爲俱樂部的數目字活着！」

牟永剛幾乎是憤怒地凝視着他的朋友：

「誰爲俱樂部的數目字活着，誰？你說的是誰？」

「不是說你的全部，」楊德林也毫不示弱地和他對視着，「可是我說的是你！」